

流年记

夏至蝉鸣始

方寸

从夏至起,经过三个“庚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夏至蝉鸣始,一声蝉鸣,伴着辣辣的热和灼灼的光,宣告夏天来临,一年过去快一半了。

蝉(俗称知了),或许是每个人夏天最深情、最深刻、最深沉的记忆。犹记得,暑夏之日,雪冰不解三伏凉,梧桐树阴里,母亲坐在大大的洗衣盆前,反复揉搓一块面团。面团越来越小,盆里的水越来越白,最后只剩下一小块——这就是粘知了的面筋了。

门楼下,父亲将一根粗木棍和一根细竹竿捆绑在一起。他蹲在地上,一只脚用力踩住连接处,先用绳子缠紧,再用粗铁丝拧紧——一根长长的粘竿就做好了。

我站在葡萄架下,仰着头,左看看,选中一片不老不嫩的大叶子,摘下,把甩净水的面筋包进去,夹在腋窝下,暖上一会儿,面筋就开始发黏了。一手托着葡萄叶,一手握住竹竿头,将它扎进面筋里,向上一挑,面筋就会紧紧包住竿头,扯出老长。将扯出的面筋缠到竿头上,用食指调整一下直到完全裹住竿头,就可以粘知了了。

哥哥手持粘竿,轻手轻脚,走到树下,抬头眯着眼睛搜寻,对准位置最低、角度最好的知了,轻轻地向上向前伸出竿。等快到跟前时,对准侧翅猛地一送,知了就被粘住了。

收竿的时候,须原路返回,动作要慢,双手要稳,心境要平。不仅握竿的哥哥,就连一旁的我,也是大气不敢出。一旦不稳手就会发抖,竿头就可能挂到树枝上,知了就可能挣脱,还可能惊飞其他知了。

哥哥将收回来的竿放平,我快步上前,一手握住颤巍巍的竿头,一手捏住扑棱棱的知了轻轻地慢慢地向一侧平扯,面筋被扯出老长,然后捏住知了的翅膀,将扯出来的面筋再缠回竿头,调整一下。在此空当,哥哥早已锁定下一个目标,持竿再次出击。

存放知了,我们最初是用针和线。找一根粗长的缝被针,将粗的缝被线从针眼儿穿过去,两股合成一股,线尾系在一截小木棍上,这样知了就不会掉落了。知了的胸膛正中央,有个水滴结,将针从这个结穿过去,把知了推到小木棍那儿,一个挨一个,就成了知了串。遇到响爆子,不忙着穿,先在它胸膛和肚子之间的两个半圆形声片——即发声器上使劲一按,它的叫声就会弱好多,闷闷的,像被捏住了嗓子,再按一下,就彻底哑了。后来我们又找到一些大大的空塑料瓶,知了塞进去飞不出来,回家后剪开瓶口,把知了倒出来就可以了。

知了喜欢栖息在树上,梨树、苹果树、杨树、榆树、柳树、梧桐树……各种各样的浓荫绿树,都是知了的歌唱舞台。果树有果子,怕碰掉,即便是自家果园,我们一般也不去。杨树、榆树也是知了喜欢的栖息地,但是杨树爱往高处长,侧枝旁条少爬不上去,只能仰望着高高的、光溜溜的树枝上趴着一溜溜的知了干瞪眼。榆树叶子又小又密枯叶还多,隐蔽性极强,竿头往往还没碰到知了就已经粘在了叶子上。柳树,叶细枝横,皮光汁甜,是知了的挚爱之树,它视线好,知了多,半遮半掩最利捕捉。每当夏阳灿烂,烈日当空,青翠柳林中响起阵阵知了叫,孩童们便扛着粘竿来到树下。

最难忘的是知了的美味。夜里,一家人常常围坐在树下乘凉,摇几下扇子,拉几句家常,吃着知了:炒、炸、烧,怎么都好吃。

最后一次跟着父亲粘知了,是在他走前那年的秋天。彼时的父亲,形销骨立,精神时好时坏。为了振奋他的精神,我提议粘知了,而为了不扫我的兴,他痛快答应,尽管烈日炎炎,尽管他体力难支。当时立秋已过,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时的知了腹中全是白线,不好吃了。树影里,父亲仰着头,擎着竿,竿儿不住地颤抖,他的脸蜡黄蜡黄的。我的视线难以集中去寻找知了的踪迹,呼吸也难以顺畅来抑制心的战栗,阳光那么刺眼让我总是抑制不住流出眼泪。我们相约明年再来。明年,我等到了知了的第一声鸣叫,却没有了父亲。

父亲走后的很多年里,哥哥和我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都没有再粘知了,倒是常常“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直到儿女初长成,我又动了粘知了的兴致。我们顶着当头烈日,来到夹河边。爱人持竿粘知了的姿势、神情,总让我恍惚,似乎看到父亲和哥哥。“妈妈,妈妈,它怎么老叫,老扑棱?”女儿瑟缩的小手,忽闪的眼睛,想捏住知了又有些害怕的样子,母亲说很像小时候的我。

儿子女儿不像我和爱人,只盯着树上的知了,他们忙着追蝴蝶、扔石子、逗蚂蚁、看游鱼……忽然,安静得只剩下知了叫,转头一看,原来他俩发现了一只知了,正振臂遥指、悄声指挥着,“这里——这里——”

夏至蝉鸣始,又是知了季,你准备好了吗?

风物咏

旺乡树

赖玉华

又是一个夏天,故乡的距离已近在咫尺,一棵梧桐树长在我回家必经的路上。每年回村,它都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亲人,我一次次向这棵梧桐树行注目礼。

老梧桐树立在村中永安街与民阜路交叉路口东,具体哪一年种下的不太清楚,只知道我爷爷小时候它就在那里扎了根。据说这棵梧桐树,长得特别快,耐折腾,易成活,如果不遭受天灾人祸,它会长得笔直,高度可达15米。不过,这棵老梧桐树遭到过伤害,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这棵老树斑驳陆离,像一位老人,成为村落文化的见证。老梧桐树周围的环境早已面目全非,曾经的那条南北向羊肠小土路是通往村外盐场的必经之路,从此往北走不远,就是东西走向的两条小坝埂,中间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水渠。如今这一切都留在蔚蓝的梦里了,梦里有着我童年的喜悦和快乐!

老梧桐树,是棵旺乡树。它的身影在一天,村里的人就热闹一天,人们的生活就甜蜜一天。记得小时候,我的脚烫伤了,老妈抱着我去村里一位很奇怪的阿婆家擦药,阿婆家里总是烟熏火燎,幼小的我感觉疼得慌。可是,在阿婆精心地关照下,我的烫伤很快就好了。后来听人说,阿婆就是用梧桐种子和花做的药引,治疗烫伤、小儿口疮等,还可以免除烫伤留下的疤痕。那时村里还有一句谚语,梧桐树上栖凤凰。村里的好多姑娘不外嫁,要么有人赘的、要么嫁给本村后生,而村里小伙娶的,也多是三邻五村最俊的姑娘。没想到淳朴的乡里乡亲那么有亲和力!

我不敢想象,假如梧桐树没了,我该去哪儿寻找我的故乡,寻找那个充满快乐有点野性的疯丫头。无数个数星星的夜晚,我挨着小姐妹,背靠着梧桐树,倾听老祖母一遍又一遍地讲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梧桐树开出的紫红色的花像个小喇叭,吹响儿时的集结号,小伙伴们齐刷刷地围着梧桐树迎接一个又一个金色的黎明。它像一位老人,任凭百鸟争鸣,任凭我们儿童的顽劣——雨季摘它的叶子当伞,夏季用它的叶子遮阳,摘它的花作为甜点,折它的枝条当金箍棒。

父辈年轻的年代,梧桐树下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巨大的树冠下,人们坐在树下乘凉唠嗑。那时村里人口多,分成几个小队,第五小队和第六小队挨梧桐树最近。每逢下雨天有空闲,大家常常围住五队一名年轻的技术员,由于他对蔬菜研究得头头是道,大伙儿凑在一起起哄,问这问那,在笑声中把他的技术也讨了去。有人逗他,你小子那么有学问,每次去市里开技术交流会,咋没带个城里媳妇回来?技术员顿时不再言语,红着脸,低下头。

树上的知了不停地鸣叫,试图打开他们的话题,不知谁说了一声,今天下午有大暴雨,大家快归队放水!于是大家各自回去准备。

同样是雨,连着三天的雷阵雨,把我从思绪中拉回来。看着斑驳的老梧桐树,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深秋”,摸着树干上的疤痕,仿佛找到当年的自己,落叶在风中卷起。

风中,老梧桐树上的红布条飘摇成一片乡愁。盘根错节的梧桐树啊,你在浓浓的夜色中影影绰绰,多像我慈爱的父辈,正托着落日盼儿回家。

诗歌港

花开半夏,等一场遇见

沐溪

端坐时光的一隅
见花开半夏 万物峥嵘
酿一腔鲜活的激情 诗酒年华
人世间那些肆意的姣好
一阙一歌一笔都镌刻在岁月的情怀中
回眸远望
大片的花儿红着脸颊,正嫣然浅笑
为了遇见你
我站在这里目送了所有的时光
因为你说
花儿正艳的时候你会来
为了等你 等那场最美的遇见
我如花儿一般
在你来的路口热烈地绽放

轻捻流年的记忆 往事如潮
还记得 花开半夏
你如晨曦般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些花儿风华如故 我见
每一朵花儿都如你青春的模样
你的眉眼笑着 我的心头暖着
花开半夏 风也醉人
我和你同坐在光阴里
看时光把盛夏的玫瑰染成一片银色
在眉间写满遇见的故事

远山翠黛 花开如画
成诗的故事牵动着我澎湃的心弦
我知道
你在来的路上
把晨曦与黄昏不停地润色
我知道
你为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命名
你的行囊装满流光的影子和斑驳的故事

你喜欢灼灼的夕阳 我也喜欢
忆不起多少次你陪我看满天的星子
绘天边的晚霞 听时光漫卷
我想 你在
便是最好的诗和远方

花开半夏 美好日长
我是你前世最长的年华
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
手握一寸星光放进滚烫的胸膛
愿绚烂的夏花
如你如我 如人生 如明天和未来
愿岁月无波澜
所有的遇见皆是美好

与放蜂人对语

于功义

一亮相,这儿便成了蜂海
那田那野那菜花黄
这山这乔槐花香
你,咋全知道?

放养了这么多年蜜蜂
人早变作了蜂王
鼻子呀,能嗅千里远
眼睛呀,能见万里花绽放

实蜜实酿是本真
掺假作伪抛天良
稍有不慎,便失了花海丢了心
何况,三尺神明在头上

放蜂人拍着胸脯,指天指地
一字一句说